

心藏筆露：他沒有說

這一天，就算已化作一縷輕煙，他亦從未說過愛我這個女兒。

父親是個典型的寡言傳統男人，受的教育不高。在香港最艱苦的那幾十個年頭，憑其刻苦耐勞的性格，照顧一家。可能是因為做體力勞動工作的關係，回家後他也不多話，常常倒頭就睡。

我們的對話也不多，要不是他常出現煮飯後忘記熄火、訴說遺失銀包等明顯的徵兆，我們也不知道他患上了認知障礙症。難得兒女長成，還以為他在退休後能安享晚年，卻又得了此病。那一天，他也許已忘記，走出診症室的時候，他緊咬嘴唇，甚麼話也沒有說，只悄悄地抹去了兩行淚珠。

隨著病情轉變，他開始多了一些行為問題。

他曾試過不肯留在家中，不斷跟媽媽說：「我不要待在親友家了，這裏這麼大。我們還要回去照顧仔女呢。」

又試過凌晨時分，他一邊著急地提著兩個水桶想要衝出門口，一邊說道：「又『制水』了！要早一點去排隊，否則一家都要渴死了！」

哥哥回家探望的時候，一進門，父親就衝向他嚷著：「你是誰？為甚麼進來我家？想找我家人麻煩的話，立刻滾！」

好些用餐的時候，他都只吃一點點，然後對我們說：「這些佳餚，要留點給阿仔、阿女，他們正處發育時期呢。」

其實認知障礙症本來就會使患者不懂如何表達自己，加上一些心理及行為上的問題，甚或性格使然，都令我們難以理解患者的想法。如果我們能夠試著從他們過去的經歷及價值觀想想，便會使照顧的過程更具意義、亦更為容易。

有些愛，只是他沒有說。

撰文：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精神科註冊護士鄧偉傑博士

(轉載自蘋果日報 | 心藏筆露 | 2018-07-17)



他沒有說

這一天，就算已化作一縷輕煙，他亦從未說過愛我這個女兒。

父親是個典型的寡言傳統男人，受的教育不高，在香港最艱苦的那幾十年頭，憑着其刻苦耐勞的性格，照顧一家。可能是因為做體力勞動工作的關係，回家後他也不多話，常常倒頭就睡。

我們的對話也不多，要不是他常出現煮飯後忘記熄火，訴說遺失銀包等明顯的徵兆，我們也不知道他患上了認知障礙症。難得兒女長成，還以為他在退休後能安享晚年，卻又得了此病。那一天，他也許已忘記，走出診症室的時候，他緊咬着嘴唇，甚麼話也沒有說，只悄悄地抹去了兩行淚珠。

隨着病情轉變，他開始多了一些行為問題。

他曾試過不肯留在家中，不斷跟媽媽說：「我不要待在親友家了，這裏這麼大。我們還要回去照顧仔女呢。」

又試過凌晨時分，他一邊着急地提着兩個水桶想要衝出門口，一邊說道：「又『制水』了！要早一點去排隊，否則一家都要渴死了！」

哥哥回家探望的時候，一進門，父親就衝向他嚷着：「你是誰？為甚麼進來我家？想找我家人麻煩的話，立刻滾！」

好些用餐的時候，他都只吃一點點，然後對我們說：「這些佳餚，要留點給阿仔、阿女，他們正處發育時期呢。」

其實認知障礙症本來就會使患者不懂如何表達自己，加上一些心理及行為上的問題，甚或性格使然，都令我們難以理解患者的想法。如果我們能夠試着從他們過去的經歷及價值觀想想，便會使照顧的過程更具意義，亦更為容易。

有些愛，只是他沒有說。

撰文：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
精神科註冊護士郭偉傑博士